

阿龙其人

□ 郭军红

初识阿龙是他在局机关工作的时候,当时感到这个人特点鲜明。再识阿龙,了解阿龙,则是他调到我们派出所工作以后。可以说,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。总体感觉阿龙知识面宽、为人正直善良,不怕吃苦,勤学善钻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这都是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打造成的,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。

阿龙,原先在我所在城市的驻地武警部队服役。我们局和阿龙所在部队联系密切,关系友好。据说当初阿龙转业的时候,是我们局因缺少能写材料的人,局领导便向阿龙所在部队的领导提出请求。

当时部队领导琢磨来琢磨去,最后就想到了在部队当教导员的阿龙。噢,这小子可以。在基层营、连主官岗位干过,在机关组织、宣传部门干过,站起来能讲,坐下来能写,下到基层连队能指导工作,写个材料、搞个新闻报道都很在行。

遍地杏花竞相开

□ 任伟韬

它被世俗所铭记、所观赏、所赞美,是因为它美,美得婀娜多姿,美得烂漫自由,美得幸福安然。它的美早已被世人所公认。

祖国大江南北,到处都有它的情影。它簇状开放,初开花时粉红色,鲜艳无比,待到花落时雪白色,晶莹剔透,总让人多惦念几分。

宋代陈与义曾有诗云:客子光阴诗卷里,杏花消息雨声中。

杏花入诗,登上大雅之堂,古已有之。相传孔子杏坛设教,于杏树林中收弟子三千,授六艺之学,时值杏花怒放季节,弟子兴味盎然,茅塞顿开。自古以为美谈,为士林所称颂。进而又将杏坛作为孔子兴教文化的象征,列入孔庙的建筑体系中,后来杏坛被广泛用于各省各地文化诗词社团活动中。

所以,观赏杏花不一定去山东、去孔庙。每年阳历四月中旬春色融融的日子,街巷园林、山野林地千株万株杏花竞相开放。只要心诚,你总会找到,你所生活的地域都会有杏林花海的存在。赶个周末,携妻子出游,走到山间丘陵处,停车远望,与杏花来个不期而遇,采摘一朵鲜嫩的花瓣,许一生美好的愿望。

每年的四月是怀来县杏花争相盛开的季节,今年有官厅镇第三届杏花季“芳华岁月·杏韵官厅”主题活动。今年的春天来得好好早,几场春雨下来,草色遥看绿意满满。在春风的抚慰下,朵朵杏花身披彩妆,艳丽繁华。山村路边,挤满了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看花人。看花人踩着每年应准的花期不约而同前来,人流车流一度堵塞省道,可忙坏了前来执勤的警察叔叔。漫步杏林花海间,扑面而来的杏花相约春的呼唤,带着阵阵芳香将游人置身于云霞之中,放眼远眺,犹如人间仙境一般,令人心旷神怡,如痴如醉。

石片村,这个深居怀来盆地的幽静之所,多年来在华北地区以盛产黄杏著称。明明是梧桐芽萌、柳叶滴翠、桃花梨花竞相佳丽、海棠花也不甘落后的缤纷季节,可到了石片,人们惯性记忆了杏花是这里的象征。石片人说春已经到来,赶快抓住吧,说不准哪一天花落了;看花人说石片杏花好安静。

一个又艳又静的石片,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?听村民说,今年的杏花开得极为特别。它没有任何征兆,在猝不及防间,整朵整朵任性地、鲁莽地骨碌碌地滚了出来,那花瓣就像蝉蛻一样一瓣接着一瓣层层相裹地翻了出来。春风一夜花枝展,纵情山河,排山倒海,那股恣意那股宏伟那股壮丽那股浩荡,真让人心惊肉跳。它们焦急着要与游人见面,笼罩枝繁叶茂的满园春色,让琳琅满目的浅红、粉白亮相登场,盎然挺起千头万头硕大饱满的花苞,一个个形同仙桃,美不胜收。在这偌大的山峦之中,杏林花海作为独冠群芳的存在,在阳光与温暖中释放火热的激情,在春晖里辉煌与灿烂。它不开则已,一开则倾其所有挥洒净尽,终要开得倾国倾城,国色天香。凡夫俗子整理衣冠,心平气和地梳理好这偶遇的侥幸,怀着虔诚的祈念,愿杏花能接受这提前的瞻仰和参拜。

你也许在梦境中亲吻过洁白如和田玉的花瓣,而此刻你须在想象中创造杏花的赤橙黄绿青蓝紫……想象花开时节官厅镇上空被杏花烘托出的五彩祥云,想象微风夜露中颤动着的粉红花香,想象被杏花渲染的森林和村落,想象着京西北小镇延续百年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杏花节盛况,想象着给予你游赏的眷恋,春到人间的安慰与希望。杏花为自己营造了仙家的神秘和春情的唯美,而人们却也恰恰借喻了杏花的高洁,托物言志,借景抒情。

所以在这充满希望的四月里,天南海北的看花人,依然络绎不绝涌向他们所在地区的杏林花海,一睹杏花的芳姿。杏花是属于大众的,道路两旁,随处而生,一如适应性极强的人类。你只需要带着虔诚与欣赏,便可走进杏花的国度;你只需要格外欣赏它的枝头绽放,它的花团锦簇,它的如游云海,它的随行自如。

(作者单位:怀来县公安局)

局领导看了阿龙的简历,还有他曾经撰写的总结报告、领导讲话、发表的稿件,当场拍板,通过“军转办”就把阿龙要到了局里。

阿龙到公安局工作后,还别说,真有两把“刷子”。经过一段时间对公安工作的了解、熟悉,很快转变了“角色”,出自他手的材料得到了局领导的首肯。话说回来,写材料也确实是一项苦差事。好在阿龙当时年轻,又有一股争强好胜、不服输的劲头儿,延续了他在部队时的状态,加班加点加码撰写各种总结汇报、调研报告、领导讲话……这还不算,他还抽时间,搞起了“副业”,把在工作中发现的线索,写成新闻类的稿件,寄往报社,时不时地发表出来。

时间很快,一晃,阿龙在局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四五年的光景过去了。这几年里,阿龙也时常思忖,自己写的材料都是来自基层一线。每每下到派出所、警队、交警队一线单位,看到同事们执法办案,破案抓人,服务群众时忙碌的身影,很是充实。反

观自己,却在办案民警们讲“行话”的时候插不上话,在艳羡的同时,很想去补上基层工作这一课。

一日,阿龙找到局领导,说出了自己想到一线淬火加钢的想法。领导经过考虑,最终同意了阿龙的请求,调往我们派出所工作。

阿龙刚到我们所的时候,我和弟兄们想,人家从局机关下到派出所,能说会写,肯定会是一个特才傲物的家伙。然而,事实却狠狠打了我们的脸。

经过接触我们发现,这小子太爱学习了。他从基础的询问笔录开始,一点一滴地问我们,向大家请教,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。每次出警,他总是第一个戴好单警装备,第一个跳上警车……用他的话说,处处留心皆学问。

闲暇之余,弟兄们和阿龙聊天,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,好像没有他不懂的。就拿网上执法办案来说,阿龙熟悉、掌握、使用的速度、效率就让我们佩服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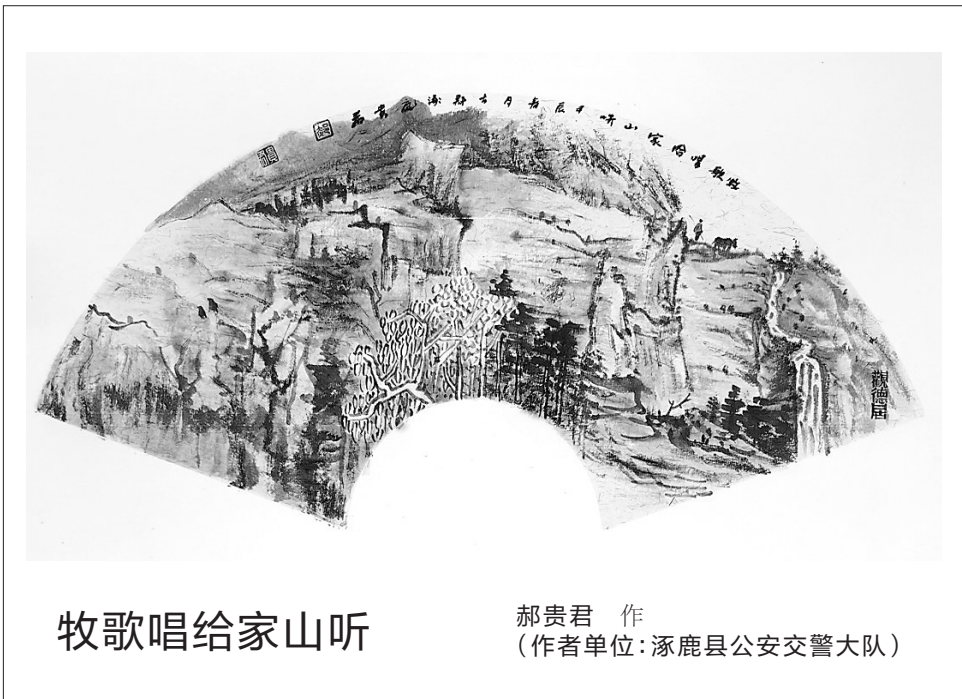
阿龙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工

作起来像打了鸡血一样充满激情,他又像一台“永动机”一样运转不止,而且干工作很是认真执着。他问笔录,一个字、一句话、一个标点符号都细细斟酌,让我们感到这小子不愧是搞文字出身的人,思维缜密,逻辑清楚,简明扼要。

有的时候,我和阿龙聊天,他总是自喻是一个“二杆子”。我不解其意,问他何为“二杆子”?他解释道,就是一手拿笔杆子,一手拿枪杆子。想想也是,阿龙由从军到从警,除了一手拿枪,还用手中的笔书写文章。即使在派出所值班出警,执法办案,十二分忙碌的情况下,他还忙里偷闲将自己的警务经历写成文章,发往媒体。他自称是一个“二杆子”,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时间很快,一晃又一个五年过去了。我们和阿龙也处成了同事加挚友的关系。阿龙,就是这么个人,脑子灵光,真实可亲,工作认真,像个邻家大哥,可靠、可信、可交!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

牧歌唱给家山听

郝贵君 作
(作者单位: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)

那一片土地

□ 刘兰根

那些年的故乡,人们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不同位置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字。

通往田地 and 村外的土路称为道,如果这条土路是斜的,称为斜马道。

田野里的地称为地里,去地里干活,称为上地里。能够用上水浇地的地,用来种玉米、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,这样的地称为大地。往地里施肥料,称为土地。

村东的地块儿地势较高,称为东上岗儿,村南的地块儿比较方正,称为南道方。村东南的地里有一座废弃的砖窑,直接称为东南窑。分田到户以后,人们种地的积极性增强,分到临近土沟、路边地块儿的人们,每次耕地时都往外开垦一部分,久而久之,

之,边上的地就会变得不再整齐,重新分地时不好丈量,这块斜地,称为斜子。

种庄稼要一垄一垄,在地里用土堆积分割成的小块称为畦儿,土堆积的边沿称为畦背。地的前后边称为地头儿。浇地挖的水沟,称为扬沟。

泥也有多种说法,河沟、池塘里的淤泥称为紫泥。那时候,几乎家家的房顶都是用麦秸泥抹过的,刚盖好的新房用泥抹房顶称为上大泥,用泥抹旧房顶称为泥房。能流动的稀泥称为泥白粥。

冬春没有麦苗的田野,其他的庄稼也在上一年秋天收完,这样的地称为春地。春天里,耕地前,先把高处的土取走一部分,这约半尺高的土干净,黄中透着白,称为白土。

长期不下雨,路面变干,会出现

一层厚厚的浮土,这浮土称为馥土。这层浮土是治疗伤口的良药,哪个孩子的手不小心被镰刀割破了,就会找一片厚厚的干净浮土,用手指在地上划个十字,嘴里念叨着:“一道儿两道儿,当拇间儿的是好药。”然后捏起一撮土指在流血的手指上,立马止血止疼,不几天就结痂全好了,一点儿疤痕都没有。

有的地块儿土质细腻松软,称为沙土地,沙土地里长出的花生、山药个个儿圆润饱满。

几十里外的运河畔,有一种白面土比其他土更细更干净,有多种矿物质,将白面土碾碎过筛,把发酵过的面粉加入糖或盐,擀成薄片、切成小条,放进铁锅里烧得滚开冒泡的土里炒至焦黄,晾凉后,酥脆焦香,既有面香,又有土香,有养胃的作用,这种土炒饼干

婆婆丁

□ 丁莉楠

婆婆丁,是我们对蒲公英的称呼,亲切又充满了依恋之情。

作为农村长大的女孩子,我对大地和野菜存有深厚的感情,婆婆丁是我钟爱的野菜。春寒料峭,冻土渐渐消融之时,深藏于地下的强壮根须暗暗将蓄积一冬的能量输送给它的芽儿。娇嫩的芽儿敏锐地捕捉春的气息,仿佛只消一日暖阳,芽儿便如利剑出鞘一般穿破土层,迫不及待地展示它的勃勃生机。的确,婆婆丁是最早长出的野菜,同那些顽强的草儿一起作为春天的使者登上田野广袤的舞台。而后,这小芽儿的长势可以用“疯狂”来形容,不几日,便长成一柄有很多锯齿的不利剑,一棵根会长出数十柄长短不一的剑,直指天空。仿佛又是突然之间,直挺挺的利剑四散倾倒,从根部变魔术般抽出一根细长的翠绿色空管子,周身布满极为细小的绒毛,柔嫩但挺拔,带一朵黄色的“绣球”擎举得高高。四周的叶子匍匐在地,没有了初时的凌厉之势,平添了温柔之气,如同慈爱的母亲勇敢而又骄傲地护卫着自己的掌上明珠。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儿便在这个时候

忙碌起来。每天放学必做的功课便是手拿镰刀、挎上篮子,三五个相约去田野里挖野菜。婆婆丁是毫不矫情的,大田里、沟渠边或小路旁,随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举目四望,那一丛丛镶着黄花的“绿盘子”吸引着

我们。一场艺术与劳动的比赛开始了,我们将它炫目的“黄绣球”连同那长柄一起折下来,插在篮子上柳条间的空隙里,暂且装饰自己的篮子,回家时又可以扎成一束漂亮的花束。手握镰刀或锄头,一刀斩断它的根部,割断的部位随即流淌出白色的汁液,像极了乳汁。完全不必担心和怜惜,那残留在泥土中的根不几天就会再长出新的叶片、花茎,任凭我们怎么挖都挖不败。兴高采烈地将一篮野菜提回家,母亲满脸慈爱地接过沉甸甸的大篮子,反扣过来把野菜倒在桌上。她要从中挑拣出嫩的端上饭桌,把剩下的喂给家中饲养的鸡鸭鹅牛羊猪。我则要忙着为采摘来的一大团黄花安置新家:找来一个空罐头瓶,里面装满水,把长长的花柄插进水里。那细嫩的花柄会将水分输送给花,娇艳的花儿便能在瓶子里开上两三天,而且依然保持着“向阳而开”的生存法则。傍晚,密密匝匝的黄丝

绒收拢起来,被它底部的两三层绿色花托紧紧包裹住,不漏一丝黄,像一个个倒放的绿铃铛;清晨,阳光洒满窗台,黄丝绒便又舒展开身姿,仿佛被太阳施了魔法般,饱满又鲜亮地朝着太阳微笑。

那时,参加劳动是农村孩子成长的必修课,也是在这样的课堂上,我深切感受到农民生活的艰辛。母亲一年到头辛苦劳作,春种秋收,养鸡喂猪,种菜卖菜,就是在农闲的时候也还得在蔬菜大棚里忙活。赶上集市,凌晨三四点钟就骑自行车驮着两大筐青菜出发,为的是占个好位置,卖上好价钱。我清晰地记得母亲的双手:掌心布满老茧,拿刀子划一下都不用担心出血;每个指关节都凸出,好像粗了一圈儿;手背上满是横七竖八的口子,如同槐树皮皱巴巴,总会有血珠儿渗出干结在上面。就是这双手,一次次拿出或零或整的钞票交到我手上,那是在县城学校读书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我时常会盯着那双手看到眼睛模糊,母亲看着我痴痴的样子总会说:“别舍不得花钱,我们挣的还能赶不上你花?”语气中传递着轻松,但我分明感受到沉重。

而今,我已通过努力学习脱离了

妈妈总是对我说,你别小瞧了这不起眼的香椿,它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。香椿古称为“大椿”,为长寿的象征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所述:“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,此大年也。”意为上古时代的大椿树以人间八千年当做自己的一年,可见寿命之长久。如今,多以“椿”形容福寿绵延,所以妈妈更加珍视她和爸爸种的这两棵香椿树。在我看来,与其说是爱树之心,不如说是对他们之间的一种美好的祝福。

我回到家时,妈妈和护“椿”树小队的阿姨们已经摘了满满两小筐香椿嫩芽。看见我来了,让我赶紧分好,再挨家挨户送过去。我也乐得做妈妈和阿姨们的跟班,乐呵呵地将香椿按人数分成若干份,阿姨们帮着装袋。

一番忙乎之后,我才回到家。一进门,就闻到了香椿的气息,鼻翼间都泛起了一股香甜,赶紧冲进厨房,也顾不得没洗的脏手,拿起筷子先吃上一大口,顿觉满口生香。晚饭,妈妈不只加了一道香椿拌豆腐,还摊了香椿鸡蛋。一顿饭吃完,我就是个不吱声,吃得乐而忘忧。

站在香椿树下,心静如水。这些摇曳在春风中的椿芽让我有了一种深深的感触。何其所幸,能得到大自然如此的恩赐,将集天地灵气的野味,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,让我们可以在春季到来的时刻,品味到不一样的美食。此时,香椿嫩芽正安静地被放置在厨房的一角。我才发现,原来,我想得到的一切安慰不过就在一盘普通的美食,足矣!

人生匆匆忙忙,其实真正温暖我们的,往往只是这平凡的人间烟火味。“椿”留守在春日,年年食椿,年年岁长,年年更能品出不同的一番滋味。与其说我们一直爱着它的味道,其实不过是为了抓住流逝的时光和往事,回味着在树前摘香椿时的简单劳作,享受着由田间美食堆砌出的一份幸福与快乐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)

有个名字叫“土里崩”。土炒饼干的历史来源已久,相传在愚公移山的时候,愚公带领子孙挖山石运往渤海,由于路途遥远,愚公的妻子怕他们水土不服,就在家里面炒了土馍让他们途中食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壁土拌炒,借土气助脾”,对脾虚泄泻大有裨益。

家乡也有用烧制的白沙土治着凉、腹泻的偏方,烧开过的白沙土晾到热乎乎的温度,放进棉布袋里,坐在上面或是直接放在肚子上,不一会儿就浑身发暖,微微出汗,很快就能缓解。

前一阵,运河畔的朋友从老家带来一袋“土里崩”,酥香怡人,味道淳朴独特,就像质朴的友情不加粉饰。土地相连,心心相通,故乡土味道亲切又熟悉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父辈的生存方式,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,但那份对土地的眷恋却如同基因一般留存在身上。空闲的春日,我会带上孩子回到农村老家,和老母亲一起带孩子们去田间挖野菜。孩子们兴奋地叫着跑着,被大地上黄的、紫的、白的各色野花吸引。我和母亲忙着挑选采摘那些鲜嫩的婆婆丁。母亲已经被辛苦劳作压弯了腰,累伤了腿,无法蹲下,只得拖拽着屁股下的小板凳一起前行,眼睛四下搜寻,指着“这儿”“那儿”的野菜叫我采摘。我笑着说她的贪婪:“这点儿就够了,现在啥菜都能买到!”母亲却坚持着:“多挑点儿带回去,放冰箱能吃好几天呢!给朋友、同事分点儿,城里人喜欢这个,能消炎去火。”

孩子们笑闹着跑回我身边,猛地从背后拿出一把“白绒球”,对着我的脸吹起来。那一支支可爱的小伞便轻盈地在眼前飘落开,飞高飞远。我笑着和她们一起追逐小伞。摊开掌心,白丝绒下暗褐色的种子那么瘦小,在蒲公英妈妈配备的伞下随风飘散,落地生根。“蒲公英妈妈真有能力!”孩子们发出热情的赞美。回望微笑着看我们玩闹的老母亲,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人们亲昵地称呼它“婆婆丁”了:她用毕生的精力繁育子女,并且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走得更高更远,直到自己干瘪成老婆婆,孤苦零丁。

(作者单位:昌黎县公安局)